

說部叢書

初集
第十九編

冒險小說
(卷上)

冰天漁記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冰天漁樂記卷上

第一回 誠子

我記得父親對我說道。彼得這箇檔兒。話還沒有出口。我先對着父親一看。只見他的臉色。很覺得嚴厲。聽他說話裏頭。不但是發怒。并且帶着些憂愁。把兩樣比較起來。還是憂愁的分數多。我自然有些畏懼。低下頭聽着說。彼得你若照此行爲。真正該死。你便要敗爲父的聲名。連你母親都要氣死。自己也沒好收場。嗟。你看呀。那幾種憑據。不是你的罪孽麼。說時。指着一堆東西。是什麼。竹雞。咧。野雞。咧。野鳥。和野兔。子。咧。拉拉雜雜的擺着我那時怎樣呢。把一隻手仗着槍桿。呆呆站住。眼也不敢擡。一擡怕碰了老人家發怒的眼光。只得低着頭看那兩隻獵狗也伏在地上。像犯罪的一般。

這是什麼緣故呀。諸位聽我道來。我的父親是何等樣的歷史呢。原來是愛爾蘭南部地方的牧師。他的體幹很爲長大。髮根鬢曲。已經帶些銀白色了。年紀並沒很老。

頭髮却着了霜雪。他心緒也就可想而知。平常時候性質。很是溫和。若然見了。不是教訓起來。却威嚴的了不得。只是溫和時候。比威嚴時候。多着哩。他待兒女。要算得仁厚慈愛。便是別人。家同他交涉。略有差處。沒一箇不受他的寬容。終身感激的。所以左近鄉鄰。往來親戚。都頌父親的盛德。就是天主教裏神父。也合他接洽。可見我家從沒有對頭冤隙。至於家人和睦。諸事有方。自不必說了。

我雖如此說。列位却不要忙。到底人心難測。究竟總有幾箇嫌隙的人。合我家反對。這是後話。且說我小時候。爲何要在父親跟前。碰這箇大釘子呢。却有箇緣故。古人云。樹有根株。水有來源。事要從頭說起。便見分曉。請列位慢慢的聽着。我的來歷。就明白了。我說我的小時候。相貌也很好。着實有些像我的父親。但是後來經過風霜勞苦。不覺減損。那舊時英俊的儀容。這也不必說他。只記得我年紀到十五歲。便很長大了。着的打獵衣服。寬大粗毛。體格很見得強健。別人都不信我年紀。這般小面色。卻這般蒼老。所以很有成人的樣兒了。

那天。我。便是爲了打獵。碰這釘子。父親還是怒氣沖天的說下去。只聽得聲音更大。說道。譬如你是窮人家的兒子。碰着這種事情。也是只管不聽我的說話。你想更是那樣呢。咳。你的父親。還算是有碗把飯吃着。你便胡爲到這樣。你今兒總算逃過了罪名。你曉得到日後是怎樣的結局呢。

呵。你知道。你今兒的罪名麼。呵。你是做賊呀。偷着這許多野獸。你知道這地方是你應該打獵的麼。終究要被他們捉去的。你聽我說。倘被他們撞着。把你的槍奪了去。你便儘着他去辦。若然仗着夥伴的勢力。便連那夥伴都該受禍哩。到那時悔也遲了。他們捉了。你就沒有死罪。也要驅逐出境。到別地方做苦工去。永遠沒得回家。你想想。看要離親別友。合一班下等社會的人。做工。一根繩索穿着。每天吃幾箇粗麵包。還要熬着工頭的毒打。糟得像禽獸一般耳。朵聽着極不堪的說話。眼睛看着極不堪的事情。過了幾年。你便合那下等社會一鼻孔出氣了。這不是活現一箇猪仔嗎。便是罪孽受完。放了回來。那時你的人品。還配享自由麼。回來是回來了。家人那。

箇看得起說着話。那箇聽你。你自己也不是從前的自己了。咳、

咳。想到這時。你的母親還有面目見得人嗎。還能合你同在這世界上度日嗎。你的妹子走出去。別人便指着說是豬仔犯人的妹子。我若講起書來。那箇暗中不提着豬仔兒子暗笑呢。此層且不必說他。你想上帝生了你這箇人。有機會叫你學好。有人來勸戒你。叫你做箇正人。你只是不聽。你曉得人世的法律。是不論聰明愚蠢。一概定論的。上帝的賞罰。便不是這樣。要是聰明的人。明知故犯。便要加倍的受罰。你既是明白的。如何只管你是你。終不肯改過呢。今兒我勸戒你一番。也不十分激烈。若是下次。可知我不答應了。你把那槍交給我。

我聽着父親的話。不敢則聲。看着一枝好槍。生生被父親奪去。很有些不願。只是怎敢不交。咳。我說到此。我便可惜我父親這番好話。終不覺得有什麼滋味。弄到嘗過了苦頭。回想從前深悔我的迷而不悟。也是應該受苦了。

我想到這箇地方。我若聽了父親何至吃那許多苦楚。敬勸讀書的少年。把我做箇

榜樣。想想我的受苦地方。苦到怎麼樣。便有些不堪了。我身受的苦。還沒緊要。提到我心上的苦。真是迴腸九轉。深悔我忤了父親。不聽老成的話。那是眞苦哩。我又想到同夥受苦的人。倒也快活。度日不知不覺。咳。他是良心。不會責備罷了。我的良心。還會責備自己。如何肯合他們取樂呢。我要懇切勸我讀書的少年。總要把端正的良心。擺着。靠得住的說話。聽着。便好。少受了許多無名的苦。就是身體受些苦楚。良心却是安樂的。這種福氣。不是人間第一嗎。

我的父親共有四箇男兒。五箇女兒。頂大的長兄。在德伯林城裏的法律大學堂肄業。因爲家資不足。除了長兄的學費外。便有些爲難了。我呢。見着可學的我。便學些。從沒有到外面去找過。將來的職業。也不知道是怎樣。

咳。我因爲兄弟姊妹多。父親又爲了教務忙得很。母親管理了姊妹。便沒有心緒照料到我。我只好自己顧自己了。我也沒法慢慢的野性慣了。倒是無拘無束。出去同着一班村兒。鬧些下流脾氣。他們都比我年長。很會教我些下流規矩。我那時很歡

喜學他們覺得其中有無窮滋味。咳。不曉得便是這些作成了壞胚子。

我頂歡喜的。便是打獵一道。把我同年紀的比較起來。我却是出色的人材。說起打獵的地方。有幾處是朋友許我去的。又有是我父親的。初時在這小地方頑耍。倒也沒話。但是人心是知足的。況且又是無知少年的野心。怎肯就把小地方圈住了。便漸漸的合那一班壞胚。到別處去游幌。不曉得這些大的所在。都是有禁令的。任憑他一根毛一點血。也是有主人。而且有些地方。不但不許去打獵。一步也不許進去的。我偏要合那班下流去鬧脾氣。冒了險。犯了法。只是不管也不止一次了。

那天。剛才打獵罷了。偷着許多野獸。歡歡喜喜的回家。湊巧不過。正被父親撞着。討了一頓沒趣。心上着實難過。你道爲何。並不是受了父親的責備。自己悔過。弄得難過的。偏偏爲了一枝好槍。被父親生生奪去。所以難過的。了不得。我如今受過苦。後性質也聰明些。便覺得從前對我父親的心。不應該如此了。我父親叫我做的事。我不肯去做。除了打獵。就一味的驕嬾。如今我曉得驕嬾便是禍根哩。

經過這番教訓。我便兩天不合人談論。到第三天。出門閒步。走了幾處草地。這時我的性情。倒也略覺高尚些。慢慢吸了幾口空氣。身體洋洋的。很有興致。而且有些改悔的念頭。忽然碰着箇極好的朋友。名叫杜倫的。咳。如今想來。却是極壞的壞胚。兩人寒暄未畢。還沒有講什麼話。杜倫便叫道。怎麼你出門不帶槍。我這時本不算回答他。無奈他問箇不了。我只得把情節從頭告訴了他。我又說了許多懼怕父親應該改悔的話頭。不料倒被他冷笑了幾聲。把我的心都笑冷了。笑了。又說道。原來如此。你快些到你阿姊那裏去。拿條裙着了。做箇女人罷。不要沖了男子漢。現世我倒不曉得。你是箇沒中用的傻子。我聽了這話。不但不早些避開。而且漸漸的動念起來。想着服從父親。簡直是有些羞愧的。咳。這便是我的不幸了。照如今的我。想起來。應該很很對着他說。你這話。我不願聽。我的主意是好的。你這話是壞的。你快些走。不要欺我。他若再有話。我就飛奔的跑去。我還會受後來的苦嗎。咳。懸崖勒馬。便是聖人。我總沒有想到。

我既不肯轉這種念頭。倒撲搭的在他旁邊坐下來了。搭趲着把手在地下弄草。杜倫又問道。你的槍被父親鎖藏了麼。我答道。沒有。我看見擺在爐圍上面哩。杜倫笑道。你這箇人真是傻子。既然看見了。爲什麼不拿來呢。我道。我雖然是箇傻子。也不至於這樣。只因聽了那一番的惡勸勉。倒有點反轉興頭罷咧。我口裏頭雖這般說。心上也很害怕。然而不到一分鐘時。他的話終究戰勝了。我便決意許他去拿槍。約定明天早起帶出來。到一箇貴人家的嶺子上去頑。兩人望了一望。略略看見指着的地方。我便又起了一番興頭。顧不着別的了。

杜倫又興高采烈的亂說了一陣。說他有怎樣本領。擺了許多野蠻手段的架子。實在並沒有做過的。專門造了話嚇人。不過他的理想罷了。

我想世上誇口的人。却也不少。他看見合他談論的人。都是無知無識。憑他掉弄的。便信口開河。編造起來。弄得那班愚人。見神見鬼的拜服他。一到曉得略有見識的人。也在裏面怕要聽出他的破綻來。他便不敢聲張。關住了口。我常常看見那種人。

正在誇口得高興。皇帝對坐。天上有地下沒得的說得自由。忽然一箇有些尷尬的人來了。他聲音便直低下去。眼睛都沒有神。恨不得有地洞鑽了進去。這些醜態看書的人諒也早已覺得可厭。不要我再勸戒了。

杜倫合我約定去打獵的地方。却是汎特斯頓侯爵所管。又探聽得看守的人不多。侯爵也不在這裏。好憑我們去頑。兩人有了消息。更是興頭。

前說我的父親也有幾箇嫌隙的人。就這汎特斯頓侯爵也是其中一箇。杜倫本曉得的。他道正爲他合我們有了嫌隙。偏要去作踐他的地方。洩了些恨。方才算得英雄。

杜倫年紀比我長了三歲。他父親名爲小農夫。實在是販賣一種禁酒的。或者還有別的犯法事情。那時我也不知。

我的門第身分。比起杜倫來。本高了許多。他不過多了幾箇錢財。便到處迷惑我。借我作勢。把我給他使用。他的計策。毒得萬分。怎奈我一點也不知道。他捺我坐在地。

上聽着他擺了許多臭架子。又拿出些酒菜來。叫我同吃。把我說得志向都消滅了。肯服服帖帖聽他的說話。他纔肯罷手。一面送到我家門口。他便要我答應他明天早起。一準到門外等他。我果然答應了他方才走去。

第二回 嫁禍

這天夜裏。我實在很覺得不快活。因為我要做的事情都是差的。我這夜偏偏睡不着。要想做那件事。等到父親母親都睡着了。就要動手。這箇當兒。一種慌忙的樣子。做過賊的。便曉得這裏頭滋味。實在做書人寫也寫不出的。我從黑弄堂裏摸進去。摸到父親的房裏。那時嚇得滿身都是臭汗。怕驚醒了父親。沒有好收場的。也曉得明兒早起。父親總要曉得。然而到了那時。我已跑到外面作樂去了。也不管他什麼。仍舊向黑地方摸去。忽然聽見一箇聲音。心上一跳。幾乎栽倒。就有些悔意。要想退後。又想着杜倫的笑罵。吃他不起。決意要摸進去。我便按住了呼吸。細聽了聽。並沒響動。再爬進去。猛覺得一箇刷帚似的東西。從鼻子上刷過去。直嚇得要叫喊出來。

把心定了一定仔細。一想原來此地是我妹妹的臥房。房門口有地毯鋪着。一只雪貓兒貪他鬆軟睡在上面。被我摸到了。他受了驚。從我面上跳過去。那刷帚似的東西。就是尾巴。我雖然想得明白。心頭小鹿依然還是直撞。一面再爬。爬到父親更衣室門口。打算推開了門。又怕門邊的鉸鏈一響。事情就敗了。只得慢慢的推開一線。把身體捱過去。月光照着。却好看。見我的槍。擱着一邊。我便捻手捻腳的過去。輕輕兒一拾。把皮帶望肩上一搭。轉身就走。仍舊爬出去。

我已經拿着那枝槍。膽也大了一路。爬歸住房。倒沒有什麼驚嚇。只是奇怪。總睡不着。索性起來看了看槍。擦了幾遍。擦得亮澄澄的。預備一早出去。弄妥當了。輕輕關好了門。偷摸着出去。時候却還很早。便走到相約地方。杜倫還沒有來。只見草上有雪白的一層霜。空氣清潔到十二分。自己想了一想。把手到皮袋去摸着。幸喜鉛彈裝得滿滿的。這時並想不到將來的結局。前途的利害。只想等得杜倫來了。同去快活。

等了多時。杜倫還不見來。身上有些寒冷。往來走了幾遍。想着杜倫。難道碰到什麼事情。不來了嗎。又想杜倫是我頂好的朋友。決不會失信。只是越等越心焦。幾乎要哭出來。又走了多時。遠遠的一箇人來了一面。走一面吹着口琴。鳴鳴的好聽。確是杜倫的聲音。如今想來。杜倫那付惡劣的神氣。什麼會叫我佩服了他。他又什麼有這樣的權勢。真正奇怪。咳。當時我逢着他的誇口。擺空架子。便信以爲真。幸而我還只碰着一箇杜倫。不然。不知道要弄到那樣了。我生平雖然做着錯事。然而很可惡。的是誇口。擺空架子。若要我造空中樓閣。趨吉避凶。我就甯死也不肯做。況且當時我的思想。只道是小孩子會說謊話。若是杜倫等輩人也長大了。世故也懂了。便決不肯同孩子一般。見識那裏曉得是全反的。如今提起杜倫來。他的壞處也說不盡。倘若我早知他如此。也決不至在他權勢之下。了。

咳。我到這時。有一番感激了。世上的少年。要得着真性情的好友。便要聽年長有閱歷的教戒。因爲年長的人閱歷多了。嘗過各種人的性情脾氣。他總曉得些好歹。

少年人聽了他的話。也會當心辨別着他人的好樣歹樣。那就不至糊塗上當了。譬如我呢。諸位就當是箇榜樣。若然聽了父親的話。還會把杜倫當做好人嗎。

杜倫走來。興頭的了不得。滿口都是說大話。帶着笑聲。說一回笑一回。把我弄昏了。連心裏也來不及籌畫。只是服從他的指揮罷了。不多時。到了那地方。忽然一隻野兔子在我面前逃去。我也曉得這兔子是汎特斯頓侯爵的東西。這時便不管了。把槍開足。轟的一聲。野兔子倒了。趕過去提着。裝入袋裏。杜倫在旁拍手。還沒拍完。一隻野雞又飛過來。再放一槍。把手接着。野雞恰落到手裏。兩人哈哈大笑。從打獵以來。沒有這般快活。便就草地上坐下來。吃些麥酒。杜倫又暢談起來。我聽着很高興。他說近來弄着一筆偷稅貨。很有好處。我倒覺得也有滋味。他又要求請我去助他搬運。我也歡歡喜喜的答應。不曉得有什麼利害了。

論起偷稅貨來。被關上的巡手碰着了。便相打起來。時常有打傷毆死的事。真是性命不值錢的。杜倫用說話激動我。叫什麼冒險。是最好的名譽。又拍我的馬屁。叫我

很勇敢。能夠出頭挺撞。便是英雄氣概。倘然有甚蹊蹺。他總可來幫助的。談了一會。吃些麵包。更張旗鼓。重新向前。又奔走追趕。鬧了一陣。袋裏的野獸也滿了。杜倫笑道。這也算大將功成。我們回去罷。我猛聽得他回去的話。覺得像冷水。兜頭淋了一般。便想我做了這樣事情。如何能夠回家。只得對杜倫道。回去呀。只怕我是不能了。杜倫道。你爲何說這不能的話。你弄著野獸也算多了。若然你父親是箇人要歡喜的了。不得還有功夫問你別的吗。咳。諸位聽聽杜倫的話。要曉得杜倫在這倫理上所受的。不過這樣。所以把他行爲對付父親也算了。他當我的父親是一樣的。咳。他這種人。你道好共不好共呢。

我道。你這話不妥。這些東西。如何好再給我父親看見。只得捱到夜間。混過去罷。杜倫笑道。彼得聽你自己便了。你在我家坐坐。也是不妨。但是我有些奇怪。爲何你父親見了。倒要鬧亂子。我想如今回去。恰好午飯。還把這些異味嘗嘗哩。我道。我知道我的父親。比你所曉得的清爽。諸位。我說這話。便是第一回有決斷。把

話去抵撞他。我又道。今朝我決計不再回家了。

杜倫也就無話。我背了皮袋便走。約定到杜倫家裏去。正走得幾步。忽然又是一隻野雞飛過。我見了。想我的槍現成裝着。就把火機一撥。轟的一聲。野雞落下。正要趕去拾起。對面突有三箇人趕來。橫身阻擋。杜倫恰走在我的前面。幾步看見了。拔起腳來便跑。我在後也想跑。我當時望見兩箇人。像是看守地方的。有一箇還有些認得。兩箇人裏頭。一箇搶上來一把領口。我就被他抓住了。口中叫道。小乞兒。敢來這裏打鳥。打了還想帶去。好大膽。且去見我主人。看你怎樣。

還有一人追趕杜倫。杜倫却沒命的飛跑。那人追他不上。離開着幾十步光景。看看追不到了。只得罷休。却專在我的身上做功夫了。那人回來。便同捉我的人商議。把我拖到一處。看見那箇認得的人。擺出威嚴的氣派來。叫道。孩子。你叫什麼名字。我便把姓名告訴他。覺得面上很有些慚愧。那人道。可惜了。你的那位朋友叫什麼。我道。叫杜倫。我那時也並非有意攀他。總是老老實實的說罷了。

那人道呀。好好講書先生的兒子。倒合他們混起來。說着回頭吩咐兩箇人道。你們把他的野鳥放下來。他的槍拿來給我看。又問我說道。我要對你的父親說。知若再如此。你看我的手段罷。

我便道。這不能怪我父親。我出來時候。父親並沒曉得我做的不合。不願使父親得知。汎特斯頓自語道。這箇孩子。膽量倒大。只是要不許他在這壞胚裏頭混。方才使得我微微聽見着。也不管他。汎特斯頓又道。你不願累你父親。但是我的刑罰總要施的。如今且叫他們管着你。便吩咐旁邊兩箇人。也不曉得什麼的話。

兩箇侍者把我拖住了。送到侯爵家裏。我心中愧悔苦惱。一時也說不盡。後來我想還比到父親面前去獻醜好了些。

原來汎特斯頓侯爵正做了地方宰官。他的府第裏頭。一樣有極堅固的屋子。把犯人押着。定了罪。方才送入牢監。兩箇侍者就把我送進這裏。門上的鎖。乾轄一聲。便插翅也飛不出去。這時候我納悶的了不得。又沒有消閒的書籍玩具。只得坐着靜